

实践唯物主义和“超越”哲学

徐亦让

实践唯物主义的本意

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说的是：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，即共产主义者。”现在有人只抓住“实践的唯物主义”，这就无法了解它的本意。因为他们在后面还称自己为“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”。可见，离开“共产主义”，就不能查清“实践唯物主义”的意思。不过这里已经可以看出，根据“实践唯物主义”，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“实践本体论”，绝对不是“高见”。因为以此类推，“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”就成了“共产主义本体论”，“辩证唯物主义”就成了“辩证本体论”，如此等等。这与哲学上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“本体”的理论不沾边。

问题在于，既然“实践唯物主义”不能和“共产主义”分开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只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说到一次，后来再也不提了呢？而且，它如果代表他们的哲学，他们为什么不提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是制定“实践唯物主义”，而是制定“唯物史观”呢？

原来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说到：“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，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，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。”可见，他当时把扬弃私有财产的“共产主义”看作“实践的人道主义”，“共产主义”和“实践”都是“扬弃私有财产”的意思。而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又把“人道主义”归结为“唯物主义”，当然可以称自己为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，即共产主义者”或“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”，因为对他来说“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”。这就体现了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从“人道主义”到“唯物主义”的转变过程。但是“实践”还是一个哲学范畴，只有把它归结为普通人所说的“物质生产”，才能从根本上把人的实践和其他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，用“物质生产”说明人道主义的“人类本性”，不再从人性出发，而是从生产出发，说明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，不仅生产出各种物质产品，而且生产出人们之间的物质社会关系，同时也生产出相应的各种观念和上层建筑。于是，“实践唯物主义”便归结为“唯物史观”，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。

马克思在1859年回顾他的思想发展过程，说明他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“总的结论”时，甚至根本不提“实践”二字，只从生产出发，经典地概括了他的唯物史观，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，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，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抛弃“实践唯物主义”的名称，明确自己的唯物史观，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。

因此，想用“实践唯物主义”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，确实是“突破了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；但是，这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正好背道而驰，所以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“新发展”，而是要倒退到他已经抛弃掉的哲学上去。

“超越”哲学的实质

有人认为，就马克思的实践观来说，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理因素都吸收进来，统一起来，解决了二者长期以来针锋相对的对立和矛盾，从而超越了唯物论和唯心论。

我认为这是混淆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因为在第一方面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，仅仅在于前者认为自然界是本原，后者则断定精神是自然界的本原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，没有调和与折衷的余地，任何“实践观”都不可能把它们统一起来，或者“超越”与它们之上。马克思的实践观难道可以说自然界是本原也有“不合理因素”，而断定精神是自然界的本原也有“合理因素”吗？只有在第二方面，即精神能否认识物质，用哲学的话来说叫做“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”，马克思的实践观才吸取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“合理因素”，但也不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“统一起来”，“超越”于两者之上；而是解决了不可知论把精神和物质绝对对立起来的矛盾，使之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。因为在这方面，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，都可以承认可知论，所以在这里本来就不存在唯物论和唯心论“长期以来针锋相对的对立和矛盾”。只有不可知论才始终把精神和物质绝对地对立起来，认为精神永远不能认识物质。

不过，马克思的实践观也有一个变化过程，他在信仰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时，也从“人的本质”出发，并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说：“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。”这从人和动物一样也是“有生命”的活动方面来看，属于唯物主义；但是从这两种活动的区别只在于人“有意识”来看，又属于唯心主义。所以说：“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，既不同于唯心主义，也不同于唯物主义，同时又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真理。”他当时以为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片面性，只有人道主义才吸取了两者的合理因素，使它们统一起来成为真理，因而也就超越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。但是，到了1845年春天，当马克思“清算”自己从前的“哲学信仰”时，不仅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，把这种人道主义归结为唯物主义；而且和恩格斯一起，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把“实践”进一步具体化为人们“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”，并从这里出发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，制定了唯物史观。从此以后，他们无论在自然观方面，还是在历史观方面，都始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而不再“超越”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了。

可见，马克思在哲学上进行革命变革的“真正意义”，并不是一般的实践观，而是进一步发展为从“物质生产”这样的实践出发所制定的唯物史观。因为在生产过程中，不仅发生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，而且也相应地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社会关系，只有在这种物质关系中，才能产生一定的思想意识及其自然观和历史观。这就叫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，而不是相反。恩格斯说，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，但是它的“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，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，当头一棒……因此，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，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。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。”（《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》，第二卷，第118页）而一般的“实践”，作为人的活动，既可以像马克思这样理解为“人的感性活动”，也可以像费尔巴哈及其前人那样，在“本质”上理解为“意识”的活动。所以，实践观只要不归结为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，就可能成为精神第一性的唯心论。为什么没有必要把实践论归结为这样的唯物论呢？难道在哲学上没有强调“实践”的唯心论吗？

显然，“超越”哲学和唯物史观是不一致的。如果说什么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有片面性，不是一个绝对真理、一个绝对错误，这不过要返回到马克思在1844年的人道主义观点上去。而这正是他在1845年制定唯物史观时，所要“清算”的“哲学信仰”。它怎么能够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上呢？实际上，这种“超越”哲学，不过是一种倒退哲学；而且不是倒退到唯物史观的基础上，而是要倒退到制定唯物史观以前的老路上去。

[回主页](#)